

荆棘路

韶华著

0740

821
0740

荆 棘 叻

韶 华 著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 九 五 七 年 • 北 京

內 容 說 明

本書包括六个短篇。“荊棘路”和“兒女們自己的事”写的是农村中的两个婚姻故事。“姚素芹”是反映一个妇女在旧社会的悲惨命运。“北大荒的故事”是表现北大荒怎样变做粮食这一活生生的历史。“战斗中的友谊”反映了中朝人民用鲜血结成的友谊；“第六颗手榴弹”则是一个感人的战斗故事。这些短篇都通过对现实生活的朴素描写和曲折的故事，表现了它们的感染力。

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东四头条胡同4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57号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*

书号697 字数 62,000 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9 $\frac{5}{8}$ 插页2

1957年6月北京第1版 1957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00001—15500册

定价(6) 0.32元

統一書号: 10020·697

定 价: 0.32 元

目 次

荆棘路.....	1
兒女們自己的事.....	49
姚素芹.....	63
北大荒的故事.....	80
战斗中的友誼.....	91
第六顆手榴彈.....	104

荊 棘 路

騎馬屯有一个黃國才，因為打老婆特別狠，大家送他一个外号叫“黃鉄手”。黃鉄手年青的時候當過前清的兵，拉過脚兒，跑過船，走南闖北的在外面混了三十多年。他三十歲的時候在關里河北省娶了个老婆；現在是老夫妻，連閨女都十九歲了。可是他對老婆仍然抬手就打，張口就罵，撈着筊籌用筊籌，撈着棒槌用棒槌，就是撈着鉄火棍，打人也一樣不揀地方。他常說：“家里除了灶王爺屬我大！”還說：“男人不打老婆就沒有出息。”

黃鉄手的老婆黃大娘是个和善的人，年青的時候曾經因為受不了折磨尋過几回死；不過因為閨女一天一天長大，更加伶俐可愛了，她不忍心撇下孩子，越來越覺着死不得。她娘家在關里，也沒个亲近人，每次挨了打只好對着牆角哭；哭一会，照样還得去做活。直到現在，她看見老头子还是像个避猫兒鼠似的。

CAA50106

自从土地改革后，生活一天天的好了，虽然没有兒子，可是姑娘黃翠玲在劳动上也頂半个小子使喚，再加上姑娘又在夜校学了文化，写写算算的也用不着求人。生活上本沒有不順心的事，只是对于老头子，她总觉得还有一塊石头压在身上。

这一天，姑娘开会去了，黃鉄手在炕上收拾馬籠头，黃大娘在地下搓苞米。黃鉄手說：

“給我卷支烟抽！”

黃大娘急忙放下苞米棒子，給他卷了一支烟，点着遞給他，黃大娘剛要再去搓苞米，黃鉄手又說：

“給我燒碗开水喝！”

黃大娘又急忙去刷鍋、添水，点着火燒起来。不想一时沒看見，猪进屋来了，把盛苞米的筐籬拱翻了，苞米撒了滿地。黃鉄手在炕上叫着說：

“你干什么来着！沒長眼睛嗎？看猪！”

黃大娘平常是很少和他頂嘴的，不过他要太不講理啦，也往往頂他几句。这时他本来可以順手攆一攆猪的，但他却瞪眼看着猪糟踐苞米一动不动。黃大娘不免气憤地說：

“你叫我卷烟我卷烟，叫我燒水我燒水，我一个身子又不能劈兩半，你順手攆一攆不得了嗎！”

黃鉄手二話沒說，抓过一根木棒，跳下炕来，搶过兩步举起棒子惡狠狠地說：“我叫你強嘴！”照着黃大娘劈头

打来。黃大娘用手一迎，正好打在手骨节上，立时便冒出血来。黃大娘見他来势太凶，抽身便跑出門外去了。虽然黃鉄手厉害，可他現在也有層顧慮：怕村里人叫他在大会上檢討。因此他見黃大娘跑出去了，只好放下棍子，回到炕上抽起黃大娘替他卷的那支烟来，把烟霧噴的滿屋都是。

黃大娘跑出大門，就徑直到亲家家里去了。亲家姓錢，这家老錢头在世的时候，和黃鉄手很要好，因此兩家便結了亲。黃鉄手把女兒（那时翠玲才七岁）給了老錢头的兒子錢小貴（那时五岁）。現在錢小貴父亲死了五六年了，家里就只有一个寡妇媽。黃翠玲虽然还没有过門，可是因为兩家过去的关系，又住在一个屯子里，仍然断不了来往走动。黃大娘挨了打的时候，就常跑到亲家家里躲着去。

黃大娘进屋的时候，錢寡妇正忙着淘米。她一眼看見黃大娘滿手是血，知道又是在家里挨了打，連忙問道：

“唉，咋的啦？亲家！快包上吧！”

黃大娘“嗯”了一声，說：

“有塊破布沒有？”

錢寡妇說：“有，在針錢筐里，我占住了手，你自己找吧！”

黃大娘在針錢筐里找了兩片碎布，把手包起來說：

“唉！动不动就打人，什么时候是个头啊……”她一

边訴說，一边嘆着气悄悄地抹眼泪。

錢寡妇淘完了米，一面忙着活計和她嘮。后来嘮到翠玲，錢寡妇口气忽然变了，冷冷地說：

“亲家，翠玲虽說还没‘过門’，可她到底是我們錢家的人呀，你們也得管一管啦！……”

黃大娘一时摸不清楚，說：

“什么事呀亲家？有話明說唄！”

錢寡妇說：“你們天天叫她在外边跑，名声不大好听呢！以后到我們家里，像野馬似的，婆婆不像婆婆，媳妇不像媳妇，我可看不慣！”

黃大娘腦門前像打了一个霹雷，急忙問：

“是真的嗎，亲家？”

錢寡妇說：“这种事情，誰还当你面說啊！出了事我們錢家可丟不起这个人呀！場里地里活兒眼看就忙完啦，过了冬至，我們可准备娶媳妇啦，免得夜長夢多……。”

黃大娘心里像十五个吊桶打水，七上八下的說不出什么話。也顧不得手疼啦，在那里坐了一会兒，約摸老头子消气了，便回家去了。

家里老头子正在搓苞米。黃大娘悄悄走进屋来，也沒敢提起錢寡妇的話，在炕边站了一会兒，伤心地对老头子說：

“你看，你把我的手都打坏了，要不是，这点兒活还用

你来干？你把我打伤了，活兒撿一大堆，还得你自己动手！”

黃鉄手仍然憤憤地說：

“你死了我就不过啦！”

黃大娘坐在炕上，又用衣角擦起眼泪来了。

二

榆树屯和騎馬屯隔着一條河；榆树屯在河南，騎馬屯在河北。兩屯相隔不过二里路，都屬於一个行政村管。这榆树屯有一个青年叫富成忠，那天錢寡妇說黃翠玲在外面名声不好，就是指的她和富成忠恋爱的事。

富成忠今年二十岁，中等个子，白淨臉兒，是个老实忠厚的小伙子。他靦靦齷齷的从来不多說話，人家都說他像个大姑娘。可是庄稼地里却是个好手，干啥事总是不声不响地走在前头。

富成忠的母亲是黃翠玲的本家姑姑，兩家虽然沾点亲戚，可是因为“門兒”远，并不来往走动。富成忠和黃翠玲过去也只是認識，并没有說过話。

他俩的爱情，是起于去年夏鋤的时候。

那是一个大热天的下午，太陽簡直晒得人脊梁曝皮。两个屯子的男女互助組联合起来突击給几家軍屬剷地。妇女組在前面薅草剔苗，男子組在后面剷地。黃翠玲鼓

动着妇女向男子组挑了战，她们说：“我们薅多少你们得割多少！”男子组的人伸着小拇指说：“要输给你们妇女，我们是属这个的！”于是女先男后就比赛起来。富成忠虽然不声不响，可他总是割在前头。妇女们不时地回头看着，他那锃亮的鋤板一个劲沙沙地跟在她们后面。

太陽偏西的时候，忽然从东南角压过来半天锅底似的黑云，眼看就要有一场大雨了。这时这块地只割剩三条壟了，两组的人都摆在这里，反倒拉不开架势，而且村后还有一垧半军属的地须要赶下雨以前给割出来。大家商量的结果，大队人马到村后割那块地去，留下两个人割这三条壟。正好就把富成忠和黄翠玲留下了。

黄翠玲不声不响地一面薅草剔苗，一面偷偷地回头瞅富成忠。富成忠的鋤头在她身后沙沙地响着。两个人虽然谁也没有说，可是都暗暗地叫上劲了。

只剩半条壟的时候，从东南角刮来一阵冷丝丝的风，乌云已经盖到头顶，小苗在摇动着，像铜钱一般似的雨点，忽然嘩嘩地落下来了。

因为汗水把衣服湿透了，雨点浇下来，一时使人感到分外的凉爽，他俩割完这半条壟，已经淋得像两只落汤鸡了。黄翠玲薅到地头，喊了一声“快跑！”富成忠三兩鋤搶着割完了，两个人撒腿便往回跑。这时大雨像瓢泼一般，浇的人抬不起头来，正好路旁有个瓜棚，两个人就鑽进去避雨。

进了瓜棚子，富成忠就脫下單褂，擰了擰水，晾在旁边；黃翠玲歪在一边喘着气，誰也沒有說話。过了約摸一袋烟功夫，黃翠玲忽然用欢喜的眼睛望着富成忠說：

“表哥！你为什么那样使劲攆我呢？”

富成忠低着头不好意思地說：

“是你想把我們拉下的嘛！”說着抬起头来看看她，又問：“还不服气嗎？”

黃翠玲笑了：“我在前面紧攆，你在后面紧攆，一步也拉不下你，噯呀！胳膊腿都酸了……。”

富成忠看見她無力地歪在那里，虽然她嘴上沒認輸，看样子可真累坏了。外面还嘩嘩直下，雨水从棚簷上滴下来，像挂了一張水帘子。

黃翠玲歪在那里，慢慢地打起战战来了，接着她說：

“噯呀，真难受……”她又摸了摸自己的腦門說：“發燒了！”

富成忠想，一定是剛才出透汗的热身子，被大雨澆出病来了。他急忙說：

“病了吧？你先在这歇一会兒，我回家拿身衣服，再拿把雨傘来接你！”說着披上半湿的褂子，就要起身。

这时外面雨下的正紧，黃翠玲攔着他說：

“表哥，等一会吧，等雨煞一煞再說……”

富成忠說了一声“不用”，就跑出去了。不过三五步，大雨就把他的身影遮住了。天黑的时候，富成忠撑着雨

傘返回瓜棚來，才把黃翠玲送回家去。大雨一直下了一夜，河槽都滿了。

從這以後，黃翠玲對富成忠便漸漸覺得親近起來，兩個人又在一個夜校裏讀書，接觸的機會多了，彼此之間的了解也越發深了。

黃翠玲是個頂活潑的人，愛和同學們開個玩笑。有一次上夜校，黃翠玲先到了。她看見一個名叫趙彥的女同學進來了，急忙含了一口水，藏在門後，不想被趙彥發覺了。可巧這時候富成忠從後面匆匆忙忙地趕來，趙彥故意往旁邊一躲，讓富成忠先走一步。他一跨進門坎，黃翠玲從門後鑽出來“啐”的一聲，吐了他一臉水。黃翠玲一看是她表哥，不好意思起來。富成忠的臉也紅了一下，急忙笑着用衣襟把臉擦乾淨了，趙彥勝利地在後面哈哈大笑起來。翠玲說：

“我當是趙彥呢！”說着，就去攆着趙彥廝打。

富成忠說：“不要緊！不要緊！”

這一天，黃翠玲剛托人從街上買回兩個紅皮的學習本，在學習的時候，她悄悄地拿出一本說：

“表哥！剛才對不起你了，送你一個本子……”

富成忠說：“那有什麼呢，还用得着……”

黃翠玲怕他不要，忙說：“你看，我兩本呢！那本就是給你買的……”

富成忠翻開那紅皮學習本，覺得怪精緻：第一頁是毛

主席像，第二頁印着四個字“努力學習”，上面還有“黃翠玲”的署名。富成忠急忙收藏起來。

過了幾天，富成忠又悄悄地送給黃翠玲一本“大眾小字典”。她也像寶貝一樣裝在兜里。

從此兩個人都覺得更加親近，雖然他們表面上故意疏遠，可是聰明人是不難看出來的。於是一些尖嘴的人就到处傳揚起來，說“皇姑要招駙馬了”（因為一個姓“黃”、一個姓“富”，所以他們才這麼說）。

三

黃鉄手打了黃大娘的第二天，就和鄰居搭幫拉腳去了。黃翠玲每晚上照例到榆樹屯夜校去。

下課之後，黃翠玲沒有和騎馬屯的同學一起回家，她等富成忠送她，兩個人好借這個機會談一談。現在村里人對於他們的事情越傳越厲害了，他們不能不趕緊決定一個辦法。

這天晚上，月亮圓了，月光映照在河里，泛起一片一片金色的閃光。地里莊稼也快收割完了，月光洒在平坦的土地上，仿佛鋪了一層稀薄的黃紗。

富成忠和黃翠玲邊走邊談，一邊也警覺地看着周圍。雖然他們自己覺得一不妨礙生產，二不妨礙學習，又是走的正，站的直，光明正大，不怕人們說閑話，但村子里有封

建腦筋的人还是不少，他們还是怕別人看見。他倆便在桥跟前一棵樹陰影底下坐下來談了很久。

富成忠想，他再也找不出比黃翠玲更好的媳婦，除了她，誰也不娶；黃翠玲想，她再也找不出比富成忠更理想的丈夫了，除了他，誰也不嫁。無論前面有怎樣的重重困難、障礙、危險，但一定要為自己开辟出一條通向幸福的道路。最後他們決定不能再拖延了，回去一定向自己的父母說明，爭取他們同意，黃翠玲和錢小貴解除婚約，然後倆人就到區里登記結婚。

這天晚上，黃翠玲回到家里已經有二更天了。黃大娘一個人對着一盞豆油燈在等着她。剛才添得滿滿的一盞油，現在已經熬干了，火苗微微跳動着，燈捻不斷發出比卜卜的響聲。黃翠玲推門進屋之後，黃大娘問：

“玲呀，你怎麼回來這麼晚呢？……”

黃翠玲說：“放學晚。”

黃大娘說：“東院人家丁菊怎麼早就回來了呢？”

黃翠玲說：“放了學以後，我又溫習了一會兒功課……”說着就要疊鋪睡覺。

黃大娘說：“玲，你先別睡，再添點油，我要和你說會兒話……”

黃翠玲從媽媽的態度和口氣里，感覺和平常不大一樣，到底是什麼重要的事情呢？也許是關於她的婚姻吧？這是她早就預料到的，她不慌不忙地把油燈添滿，然後坐

在媽媽對面。

屋里馬上亮起來了。黃大娘瞅着女兒，輕輕叫着：

“玲！……”

黃翠玲雖然很鎮靜，但媽媽這種不平常的招呼聲，也使得她心里卜通跳了一下，不由地說：

“媽……”

黃大娘一時好像有千言萬語，不知打哪里說起似的，又停了一會兒才說：

“媽媽一輩子就養你一個，雖說是個姑娘，從小嬌慣點兒，像個小子一樣看待你。你現在年紀也不小了，整天在外面東跑西顛的，要有個三差四錯，不是叫外人看你媽的笑話嗎？前幾天我到錢家去，人家說過了冬至就要娶親啦。剩下不到兩個月了，叫我說，你以後別出去亂跑了，也該忙忙活計，做幾件衣服。”

黃大娘知道女兒的執拗脾氣，不用婉言相勸，常常扭不過她的彎來。說完，便瞅着女兒，等她回答。油燈吱吱地響了半天，女兒才抬起頭來說：

“媽，正好你提起來了，我也準備向你說呢！我相不中老錢家，我打算跟他解除婚約！……”

黃大娘听了大吃一驚，急忙打斷她說：

“噯呀，你……這是你們姑娘家說的話嗎？俗語說，‘過禮如過門’，你已經成人家錢家的人了，哪有那么容易的：想去就去，想散就散，不叫人笑掉門牙？”

黃翠玲說：“那是早先的規矩！”然后把婚姻法，當她媽說了遍。

黃大娘說：“那是國家的規定，咱們庄稼人誰還不是按老道兒走！”

黃翠玲說：“國家的規定對咱們好，咱們就應該照着走，像土地改革一樣……。”

黃大娘說：“人家錢家也不錯呀！——寡婦守着獨生子，婆婆能活幾年，過門還不是就能當家？人家早就是中農，有車有馬的，日子過得結實，人家小貴又在高小學堂念書，保不定日後有大出息呢！人家叔叔在區上当區長，人家舅舅在本村當村長……我看，打燈籠也找不到這樣人家！”

不提起錢小貴還罷，提起來，黃翠玲就覺得從心里厭煩他。十七歲了，長得三尺半高，外號叫“地豆子”。雖說在高小念書，可是笨的不如一個初小的學生。人家開玩笑給他出個題目：“三（讀‘沙’）加兩（讀‘里牙’），兩加三，七十二，加十八”，他算了半天也沒算上來。又是一個咬舌子，把“人”念成“銀”，把“子”念成“几”，把“二”念成“愛”。黃翠玲听媽媽誇了錢家一大通，不滿地說：

“他家金磚鋪地，銀瓦墁頂我也不去！舊式婚姻的苦，媽媽一輩子還沒受够嗎？難道還想叫我再受一輩子？”

當然，黃鉄手對她的折磨，她是痛苦的，但她常常這